

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

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

太平天国

【七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

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

太平天国

【七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目 录

星烈日记(选录)	方玉润著	/ 1
能静居日记(选录)	赵烈文著	/ 42
能静居日记一:	咸丰八年五月至八月	/ 43
能静居日记二:	咸丰八年八月至九年四月	/ 43
能静居日记三:	咸丰九年十一月至十年二月	/ 45
能静居日记四:	咸丰十年三月至五月	/ 48
能静居日记五:	咸丰十年六月至九月	/ 67
能静居日记六:	咸丰十年九月至十二月	/ 69
能静居日记七:	咸丰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三月	/ 75
能静居日记八:	咸丰十一年三月至五月	/ 78
能静居日记九:	咸丰十一年六月至八月	/ 84
能静居日记十:	咸丰十一年八月至九月	/ 107
能静居日记十一:	咸丰十一年九月至十月	/ 115
能静居日记十二:	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	/ 118
能静居日记十三:	同治元年正月至四月	/ 126
能静居日记十四:	同治元年五月至六月	/ 137
能静居日记十五:	同治元年六月至九月	/ 152
能静居日记十六:	同治元年十月至同治二年正月	/ 162
能静居日记十七:	同治二年二月至七月	/ 177
能静居日记十八:	同治二年八月至十二月	/ 197
能静居日记十九:	同治三年二月至四月	/ 220
能静居日记二十:	同治三年四月至七月	/ 249
能静居日记二十一:	同治三年七月至十一月	/ 283
能静居日记二十二:	同治四年正月至四月	/ 291

- 能静居日记二十三:同治四年四月至闰五月 / 306
能静居日记二十四:同治四年十月至五年二月 / 314
能静居日记二十五:同治五年五月至九月 / 315
能静居日记二十六:同治六年三月至五月 / 317
能静居日记二十七:同治六年五月至八月 / 322
能静居日记二十八:同治六年八月至十二月 / 336
能静居日记二十九:同治七年二月至闰四月 / 349
能静居日记三十:同治七年六月至十月 / 354
能静居日记三十一:同治七年十月至同治八年四月 / 359
能静居日记三十二:同治八年八月至十月 / 361
能静居日记三十三:同治九年六月 / 362
能静居日记三十四:同治九年十月 / 363
能静居日记三十六:同治十一年二月 / 366

星烈日记(选录)

方玉润著

说明:《星烈日记》，方玉润著，据清同治十二年陇东分署刻《鸿濠室丛书》本辑。

方玉润，云南宝宁县人，曾做安徽布政使李孟群、总兵王国才幕客，参加抗拒太平天国的勾当。这部《星烈日记》共40卷，本编选录有关太平天国部分，其所录金田起义的资料和湖北、安徽战事，都有可供参考的地方。

兵 策

十七 丙辰冬月二十五日

大军围攻武汉一年，并未损贼一桩一签，于本月廿二日忽同遁去，盖回援江省也。余因乘小划由襄河一路巡视五显庙贼营，由月湖堤登龟山顶，桩签濠墙，重重密布，无隙可乘。惟龟山顶上三卡相去各半里许，墙矮无桩，可以攀越，湖水亦甚浅，冬春即涸。近山小河为濠，山麓细路，直达山巅，防守亦疏，盖恃其险耳。又由龟山下至南岸嘴，沿江牛马墙，高出人顶，层开炮眼。墙尽处则筑石垒，坚胜大城，其垛口虽为水师轰塌，而墙则屹立如故。次日又至西门桥，平列三营，布置尤坚，万难飞越，细审之惟桥上稍有疏处。盖桥前虽有小濠，而濠旁有路可绕登桥后，使黑夜暗袭其桥，用火烧更楼，则贼必内乱，然后以大军填濠渡桥而进，其垒亦不难破。惜当时侦探均未能细言及此，故难臆度。至龟山后，余尝以远镜遥窥，早得其情，奈屡言之而无人应，故虽有策，亦不能行，老师糜饷，待贼自遁，然后成功，可慨也。

夫！

十八

丁巳春，锦堂镇军防剿黄梅，驻营双城驿，余适追随至营，佐理其幕，中间有言，都不见听。或听矣，又不能自主，以至身殉于难，而其后收功仍不出余所料。当时日记，未便显言，兹绘梅城图，乃补录于此。黄梅古新蔡，今属黄州府翼轸分野，在武昌东五百二十里，离大江北岸尚九十里。东西二面皆山，而西山尤高峻，层峦列嶂，奇峰插天，横亘数百余里，北抵皖舒方尽。南悉平湖，水浅而宽，唯白湖渡及童司牌二路，可达江岸。东界宿松，西走广济，楚北第一重门户也。城建平冈，尽处去马尾山仅四、五里，大河绕其南面，北冈委蛇来，傍城腾起，高阜下有积水，筑营其上，亦足自卫。唯地势稍偏于东，去西北驿路较远，为楚防者颇难兼顾，非步步为营，不能联贯其中，顾安得此士马之众耶。

丁巳春，润偕王总兵国才，随荆州将军都兴阿肃清大江北岸，进至双城驿。时将军率马队驻营卢家嘴，与九江为犄角，副都统多隆阿驻孔垅驿，相离远甚。国才建言黄梅虽有城池，而地偏无隘，不能扼固楚疆，请以本军三千人守双城驿，可当贼数万众，如有失，愿甘军令，气甚壮也。盖驿当大谷口，依山阻水，为广济要冲，而又有险足恃耳。议既定，润代为图以上大吏，大吏亦极称善，而将军必欲其进守梅城，以防马队后。国才不得已，乃偕提督孔广顺及游击方映川诸军齐进，结营邑西五里之魏家凉亭，分副将石清吉一军守梅城，都统亦移屯濯港，惟总兵鲍超，则别驻营意生寺。相传明太祖与陈友谅相持时，筑垒其上，四围环水，天生壕堑，故多都统不欲以委于贼也。于是连日同攻枫树坳、独山镇等处贼卡皆大捷。

夏四月，贼悉大股上犯，自马尾山至渡河桥，连营不断，彻夜火光烛天，势甚凶猛。次日忽撤其队，移扎西路之多云山下，依山筑营，渐进而西。都统率队连攻不克，贼愈狂逞，日筑数十垒，将抵大河铺。润谓总兵曰：“贼连营西进者，不图上窜，则必抄出我后为截粮计，何不移鲍军大河铺，以阻贼谋。”总兵欣然往商都统。都统不可，曰：“吾

欲引贼入怀,而后以突骑截之耳。”润遂默然。未几而贼锋进据大河铺矣,又未几而贼断郑公塔粮道矣,诸军闻报错愕,都统亦计无所出。润见营西二里许高阜隆然,可为犄角势,恐为贼据,则我军受制而难于取胜,拟先分军据之,以告总兵,总兵亦不允。贼于是筑垒其上,日以火炮轰吾营,幸其炮小力弱,子不能入,营得无恙。贼又欲连营进断十里铺粮道,诸军日夜死争,始得结营固守。贼计渐穷,乃分众牵制我军,而以大股上陷广济、蕲州等邑。荆州都统巴扬阿适与贼遇不能敌,败走巴河,贼遂乘势进至蕲水之曹家河,湖北巡抚胡林翼尽力抵御,乃稍杀。有为贼谋者,拟由童司牌横截龙坪,断吾归路,则官军当不击而自退。逆酋不许曰:“童司牌左右皆湖,进而胜,微幸可鄙,败而退,岂尚有噍类耶?”献策者固言不已,贼乃分众更据童司牌,诸军愈震恐失措。有劝总兵作渡江计者,总兵未及答。润以言激之曰:“贼所以不敢公然上窜者,特以吾营摄其后,君虽一军,全楚所关,非细故也。今围纵急,而粮尚足,屯米可支月余,湘军亦近在九江,朝发可以夕至,是援近而粮足也,又何惧?倘轻举妄动,率尔退军,不惟诸营不保,全楚亦恐震动,异日追论祸首,咎将谁卸哉!”总兵亦不答。次晨论者复以为言,总兵始叱之退,而以死守誓。

会都统屡檄退军,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四日黑夜拔营,仓皇急遽中,国才竟为火药焚死,麾下哨官,及亲兵百一十一人,悉化灰烬。盖白昼先运火药未尽,悉屯营门内,迨令下开营,争先拥出,以致药被火焚,祸及主将,亦惨矣哉!都统挥军苦战,日寻其尸不得,遂弗敢退,贼势愈张,我兵愈乱。及飞牒九江乞援于李续宾共击童司牌,一战大捷。适巴河贼亦败归,同守梅城,然贼胆已落,旬余悉众东遁,宿松亦复,楚境告靖。是役也,国才虽死,厥功甚伟。使非其固守黄梅,坚持至百日之久,贼得全股上犯,楚军虽强,恐难抵御;即其听命将军,不得已而退军,以至焚身报国,死亦甚惨,然卒能感动都统,坚守待援,击走强贼。是国才之功又至隐,故知之者鲜,不然而马队各军,早已渡江南去,江北一带岂复为国家所有哉!唯其胸中畛域未化,不肯乞援于人,且无大权,可以独行其志,是以罹祸为独烈。若其建议舍黄

梅而守双城驿，则又老成持重之见，未可以成败论。何也？皖贼入楚陆路有三：张家塆、荆竹园及双城驿是也，使当时早从其议，只以重兵扼守三险，则贼何至有上犯虞哉！后之守楚界者，尚其以之为法也可。

（以上选自卷八）

四十三 己未十二月初六日

是日，将由新仓至黄泥铺，周览立营地势，故天初明，多都护即派马队二十骑同往。乃循河北行，十五里至黄泥港，市镇颇稠，为潜、太、怀三县交界，都护设粮台于此。余憩片时，杨君亦至，因更前行，一路皆平田。十五里至野鸡湾，则尽高冈，冈上为方家埠，可望潜城，都护拟自立营于此。横过五、六里为高脚岭，即入潜大道，离城不过十七八里，杨协戎以此处乏水不可立营，乃西退二里为黄泥铺，地势过低，亦不可立营，再西退二里，上高冈为枫树岭，可以俯视三面，形势颇壮，乃拟定营此地。遂西回，八里为桃花铺，十里为小池驿，离潜、太二城各四十里，皆横冈平畴相间。南有二路：一走新仓，一走黄泥港，均各二十五里。北有一路，由王家牌楼入山可至水吼岭以达天堂，是地为诸路会归之所。我军进扎枫树岭及方家埠等处，设贼由水吼岭沿山而来，先踞此地，已蹶（掇）我军之后，再横截新仓，直援太城，我军深入，腹背受敌，归路既绝，何能自立，故欲前进，必先拨一军戍守此地，乃可无虞。察览既周，杨君先率亲兵由正道回营，余随马队由横道过黄泥港，时将二鼓，本地绅董执火遮道相迎入馆，备席以待，因细询粮道及贼情。据云：本地出粮甚少，须由外江运入，自望江之吉水沟进湖，可抵徐家桥，离此仅五十里，极为便捷；即循河而上，亦可由石碑进至此间，惟路曲行稍迟耳。至潜贼闻天堂官军累捷，恐由小路口以蹶其后，现在分众防守。浦贼尚无确耗。昨闻雷纬堂云：浦贼所以迟迟不至者，以南京乏粮，而浦口不通，贼连营百余里，十里一段，分段递运至江，用船偷送入城，目前尚未运足，是以未能即动。余与此间所探无异。又询，野鸡湾与石碑相去尚三四十里，贼或渡河以截我军，当由何路？据云：循河东行十里为王家河，其左为石家山，

稍后为周皮山,贼倘由袁家河及普渡庵皆可至蜡树柯,以断石碑之后;诚能驻一军于石家、周皮二山之上,贼即不敢偷过王河矣。余谓蜡树柯之前鱼矶港上尤宜扎营,石碑乃保无虞。总之,地势过宽,道路尤多,可战而不可守。都护前与宫保函云:“援贼大至,我军过单,非以战为守不可。”足见其胸中早有成竹在也。

四十四 十二月初七日

黄泥港走太湖县大路有三:北由小池,南由新仓,中由汪家山。余由中路回至望洋铺前,始与大路合。抵营进白观察陈说一切,溶川曰:“涤帅不肯分兵助围,我军不能前进,何策以处此?”余曰:“潜地宽阔,可战不可守,欲进其地者,将以待援贼耳,今援贼未来,是尚无用战时也,惟有攻城一策而已。或先约多都护预先筑好营垒,以备驻宿,我欲攻城,则先期抽队驰至,次日进攻,胜则进,不胜仍回太湖,亦两无所损;即使援贼大至,我营已就,亦可即时进扎,不待其驻足而可击矣。”观察未会余意,但曰:“攻潜不如攻太。”余遂退。

四十五 十二月初八日

潜、太地形虽明,观察以为口讲不如指画,属余作图以便观览,乃合潜、太为图。山川之险夷,道路之通达,营垒之疏密;何路可以进兵,何道可以运粮,何处可以扼险,何地可以联络,作何布置则我能胜贼而贼不能胜我,一一悉为签出,图成以上。观察览曰:“小池驿诚为要区,顾安得一军戍此,可保无虞乎?”余曰:“使得一军戍此,非惟防贼断后,且可策应诸军,潜有警则应潜,太有急则救太,其着甚活,用亦至灵,惜无人肯如此布置也,奈何!”

四十六 十二月十二日

连日议守议战,终未能决,今晨侦探回报,援贼已由浦口大至,众号四十万,拟分二路来:一由水吼岭进天堂,一由小池驿援太湖。多都护见事势已急,自撤飞虎三营,回扎新仓,以固石碑;宫保则于初六日早赴英山,自将湘军九营。此间布置,毫无头绪,至是复下令曰:“湘左八营,归并新仓,备击援贼;霆字五营,退扎湘军原垒,以固西北楚疆。”观察出以示余。余曰:“若如此,则事势危矣。”观察曰:“奈

何！”余曰：“援贼甫至而城围顿弛，贼得长驱直入，且更横截荆桥，断我归路，吾虽有翅，何能飞越新仓？败则唐、鲍两军亦难抵御，唐、鲍走，则宿松大营不击自退，欲无危也得乎！”观察急问计，余曰：“当此之时，唯有以战为守，别无他法也，可速邀霆营进据小池驿以争地利；再约会多军，乘贼初来，立足未定，先挫凶锋。事乃可为，是为上策。否则我军移扎新仓，并力击援，唐、鲍紧围太城，不可稍弛，尚不失为中策；若如宫保所札，则事势将不可问！”观察大惊，乃力主上策，命溶川急赴新仓，面商都护，都护允，义渠、春霆不患其不行也。

四十七 十二月十三日

昨日，溶川亲赴新仓，今晚始回，云多都护初见贼势大炽，将由黄泥港以犯新仓，恐势不支，拟移营前进，图保石碑。于前二日已别筑营垒将移军矣，见溶川至，乃勉共商酌，虽许移檄诸军而不见行，溶川遂回。观察复过霆营，面商攻策，春霆不唯不行，且曰：“霆、训两营原奉檄围太，今贼未至，而自弛围，何以对宫保？某愿以本军与贼决战，力实不支，再议退军未为晚也。”观察无如之何，只好回营，亦欲为自保计，而未有定。

四十八 十二月十四日

今晨多都护忽来函邀诸军进扎小池，以霆营驻驿孔道，当潜来路；以湘营驻新仓、小池之间，策应两军；而自固新仓，一定不移。观察复往商鲍，鲍乃慷慨愿从曰：“我进，君不能独退也。”观察曰：“然。”议遂决。

四十九 十二月十五日

攻策既定，观察复囑余往审度营基，命杨蔗园、成月梯两协戎同行，是日雨雪交加，北风尤紧，午刻始出营。余念霆营较湘军差强，故迟其行，待彼五营既定，然后再择地进扎，庶无遗误。迨抵小池，霆军果先定营于此，乃拟横过龙家凉亭，而成、杨二君均不欲远离鲍军，不得已略择善地而回。时贼锋已近在五、六里间，居民逃尽，其健者尚未去，颇疑吾辈为贼，以爆竹跪迎道左，其情亦可悯也。余所乘骑弩而且病，日暮途滑，故至二鼓始抵大营，阴山、油岭殆不是过，幸贼未

出,乃能无恙,然亦危矣。归白观察成、杨二将不愿前进之意,观察亦几无以自主。溶川曰:“进志已决,勿多言也。”会都护来函,谓彼已进扎黄泥港,令我军驻龙家凉亭,观察意乃定,始知都护固早有成见在心也。

五十一 十二月十六日

鲍镇军颇有勇气,是日四鼓即速前进,已扼小池要区,观察方将拔营,复接都护函云:“蒋军且勿全进,先分四营来驻扎龙家凉亭,某当代为照应。蒋公自统四营,移住鲍军原垒,暂遏城贼,勿使逸出;再命训营移过西北,以固楚疆,兼摄城贼后,较为周密。”观察于是先分四营前进,归都护调遣;并飭各弁将军火运赴鲍垒,定于今夜五鼓移营。溶川戏谓余曰:“未行兵先寻退步,倘前敌不支,退将安往?”余曰:“北路空虚,贼将由天堂绕过太湖,是我后路已断,唯南过荆桥,与新仓、宿松联属一气,进退乃可无虞。”溶川笑曰:“君真老于戎行,难以相瞒,非此一着,则无噍类矣!”

五十一 十二月十七日

一夜北风怒号,先雨后雪,五鼓传餐,天未明,余与溶川、智轩、子藩三君先驰出营,至龙山脑分营小憩,智轩草信致涤帅。有顷天明,雪花飞舞,如玉龙游戏,而龙山脑下,千军环出,络绎不绝,真堪入画。因思古人有风雪运辆图,余乃作风雪从军歌以见志存诗集中,再成小诗一绝云:“立马龙山万雪飞,千军擐甲玉成围,书生露布挥能就,入蔡谁家报捷归?”子藩亦依韵和作。观察随至,乃共前行,湘左、新左、贞右、亨中同戍鲍垒;副前、发中、发右、元中四营,进驻池驿。晚接都护函云:“本日雨雪太盛,四营暂扎小池,明晨当亲为指示。营地军火米粮,均可就近接济。五日,并派队协修壕垒。都护可谓周洽无遗矣。

五十二 十二月二十日

诸营既定,城贼欲遁,为我军拦头迎击,复败回太城不出。多都护亲来议战,约定二十二日三军会剿援贼。观察欲余偕往,代督其队,而难于启齿。晚餐既毕,从容谓众曰:“某明晨当亲往前敌督战,诸公须得一人偕往乃佳。”众知其意皆莫答,余亦弗应。观察乃退有

后言，谓其营从无伴食闲宾也。余自念运筹帷幄乃幕宾事，若临阵指挥实统将职，非吾辈所能代者。又况身无卫卒，骑仅驽骀，岂可轻试大敌。且余屡辞其幕者，以余平贼策曾为当道所赏，颇招旁观嫉忌，兹复为是言，宁能一朝居乎！特事当孔亟，去之不义，故暂忍以待也。

五十三 十二月二十三日

昨日多、鲍、蒋三军同击援贼，互有胜负，观察以其前军四营兵力过单，札催后四营齐赴前敌协剿，而留吾辈随后缓行。余起视中军辎重，久已暗运一空，再看马厰亦无一骑，余乃乘众启行，别牵疲骡夹书箱，由间道斜趋新仓，投宿飞虎右营，不肯再赴前敌。士君子出处去就，固当守礼，亦要见几，况自入营未领公务，未受劳薪，则吾进退，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。且又三辞营幕，不自今日始有去志，语云：“以国士遇我者以国士报之，以庸众遇我者以庸众报之。”观察之于余何如哉，当必有能辨之者，余又何必固执矻矻小信，而以有用之身轻蹈不测之地也耶！

五十四 庚申二月初十日

余既去蒋军，久不谈小池战事。今蒙涤帅留幕，闻小池一战于正月二十五日大获全胜，不出余前所策一田而获三狐之义，始知兵争地利之说，益足信而有征也。涤帅委员前赴小池亲勘地势，为说以进，余览之，均非能悉胜负之所以然者。乃博访周咨，合以己所亲见，作大军攻剿潜、太形势全图，并为之说，将以呈涤帅览焉。说长不载，与图并存《江淮筹备要编》内，聊记于此，俾后之谈兵者由是以求图，由图以知说，则此一战也庶有以得其实际焉云耳。

（以上选自卷九）

贼 踪

一 丙辰四月十三日

鹤人廉访初纂桂平时，贼已启衅不可复制，乃团练设防以保城池。逐日所记名《鹤唳篇》，虽未成书，而纪载详明，足资考核。中有

桂平生员王大作首发逆一案,实为起事根由,亟录之以著乱始。

禀云:“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,桂平县紫荆山生员王大作等,为结盟藉拜上帝妖书,践踏社稷神明,乞恩严拿究办事。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,业经两载,迷惑乡民,结盟聚会,约有数千余人。要从西番旧遗诏书,不从清朝法律,胆敢将左右两水紫荆山内水分左右社稷神明践踏,香炉破碎。某等闻此异事,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查,委实不差。至十一月二十一日,齐集乡民,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,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。诿料妖匪党曾亚孙、卢六等抢去,冤屈无伸,只得联名禀叩,伏乞严拿正办,俾神明泄愤,土民安居,则沾恩无既。”

旋据王县批:“阅呈殊属昏谬,该生等身列胶庠,应知条教,如果事有实迹,则当密为呈禀,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,捏饰大题架控。是否挟嫌滋累,亟应澈(彻)底根究,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,确情办理,以遏刁风而肃功令。”

云山因呈诉云:“具诉童生冯云山,系广东广州府花县民籍,为遵旨敬天,不犯不法,乞究索诬控事。”中有云:“一切上帝当拜,古今大典,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,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。二十四年冬,某到紫荆山探表兄卢六,次年设教高坑冲,又次年设馆曾玉珍家,又次年复馆。只因遵旨教人敬天,不意被人诬控。某谨将唐虞三代书句开列,伏乞鉴察。”“虽有恶人,斋戒沐浴,则可以事上帝”,“惟此文王,小心翼翼,昭事上帝,聿怀多福”等句,不一而足。(下略)云山又控府云:“为恃衿横嚼架题寻害,号宪严牌飭县提讯,以雪无辜事。”

据府顾公批:“冯云山因何讦讼送解到县,桂平县立查案讯明,分别究释具报,慎勿稽延滋累。”此道光二十八年事也。后又载贾县令移文云:“为递解事。案据敝县大黄江巡检查获无业游民冯云山一名到县,当经讯供,系广东花县人,并无为匪不法情事等供。据此查该民既无籍游荡,应即递籍管束。”

案此为贼起事之由,滔天赤祸起于几微细故,岂非天哉!王令名烈,字厚存,吾滇昆明人,以释云山未经其手,议发台罪,现尚羁留长

沙未发，锦谷春初犹与之晤。王大作一家八十余口，则尽为云山所杀。

二 乙卯十二月十六日

是日独坐舟中无聊，乃步至邻舫，见梓人正刊《登陴遗牍》，乃鹤帅尊人红樵公所著，皆上年秉臬武昌守陴时稿也。中有《上巡抚议防堵北窜书》，读之如目睹当时情事，不胜愤懑。有识者无权，而有权者无识，今日之事坏于若辈者，可胜道哉！爰备录全文云：

“窃惟今日之事，每藉防堵北窜为辞，以安襄为重地，视武汉为缓图。若不即全省形势分别轻重，痛陈利害而言之，终不能挽回大局也。夫贼势盛于东南，以江宁、安庆为巢穴，大江以下，尽为贼有。但其粮米不继，势必取资于川、楚富饶之地，故窥伺之念日深。始湖北田家镇有兵扼守，窜扰无由，自田镇一失，贼即蜂拥而至。然甫陷汉阳，尚恐蕲、黄一带我兵截其归路，仅盘踞十余日，旋即退下黄州。迨久留不去，人地渐熟，掳掠日广，黄郡所属几无完土。其犹不敢复行上驶者，盖因省城兵勇众多，防守严密故也。及吴制军带兵出剿，堵城一败，贼乘省城空虚，扬帆直上，复捣汉阳。又因省城防范尚严，不敢骤然攻扑，且恐湖南、德安两路官兵迎剿，即日分驶上游，仅留数百逆艘扼驻汉口，深沟固垒，以通其党相往来之路。而其志似在先夺湖南，后扑荆、襄，武昌一城，可以不攻自破。及湖南获胜，逆船回窜，相传曾侍郎带兵追剿，彼时实有退窜黄州之意。诎南师既迟迟未至，德安又无援剿之兵，该逆遂得乘势进攻黄、孝、云、陆、随、枣等处，所到之处，直如摧枯拉朽。又分股连陷沔阳、荆门、潜江、天门、钟祥并南路咸宁、蒲圻、通山、崇阳，牵制我援兵，断绝我饷道，其势猖獗，愈不可制。

“查武昌为南北咽喉之地，现今幸获瓦全，贼虽分股四窜，尚觉根蒂未深，苟有一旅之师，由后路而来，省城添拨劲锐千余名，出蔡甸等处，会合攻剿，并派城外各营炮船，由江面进攻，贼匪正恃其据险，欺我无援，志必骄盈。况日以抄掠为事，更必猝不及防，遽尔腹背受敌，首尾莫应，势将穷蹙奔命，则汉阳可期克复，武昌可保无虞，兼可遏贼

北甯之路。如谓防堵北甯,最为要紧,不知贼自外来,可以于接界处防堵;贼由内出,只可从中腰截。且查楚北之黄安、麻城、罗田、随州、应山、襄阳、光化、均州、枣阳等州县,与豫省之商城、光山、罗山、信阳、桐柏、邓州、新野、唐县、淅川、内乡等邑道路,处处可通,贼踪飘忽无常,随地皆可窜越,岂能尽分兵而堵御之乎?且制军带兵驻扎武胜关,不特荆襄重地鞭长莫及,即路通北道之应山、随、枣等处,相继失陷,亦均不能兼顾,何况通北之路尚多耶。为今之计,只有将现在地势贼情据实入奏,并抄折飞咨总督,会同现在抵楚境之西安舒将军,迅由北路进兵,横冲直扫,先剿汉阳之贼,拔其根本。则安襄股匪既无下游贼党接应,自必势孤力竭,剿灭当易易耳。然后飞催曾侍郎带兵直下,约会江西发兵,上下夹击,则黄州之贼,亦不足平矣。如仅束手以待,省城受困日久,已成孤注。万一失误事机,不但湖南、云、贵、川、广胥不可恃,而豫、燕、齐、鲁皆无可凭,长驱中原,天下事尚可问哉!此保全武昌即以防堵北甯之说也。如前路仍执成见,别无良策,计惟召集城内外各营将弁,痛哭誓师,激励兵勇,分拨一二千名,约集汉阳各堡,先将蔡甸扫清。再由后路攻剿,严飭水路炮船接战,或邀如天之福以解倒悬,未可知也。”

此甲寅二月二十七日稿。六月武昌陷,公竟殉难。八月,省城复,鹤帅始寻获遗骸于寓楼中,各尸俱坏,惟公颜色如生,岂非忠贞之气有所凝结于平素哉。

三 丙辰正月十六日

武昌复后,师船进破田家镇,直抵九江,几几乎有东下金陵势矣。乃贼众死守浔阳,计焚舟师,大帅走豫章,水陆诸军复退上游,又值王镇回援,武昌得而复失,大军无可倚,乃暂扎金口为荆湘门户,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兹阅鹤帅军书稿,有《上曾骆二宪禀》,痛陈当时情况,纤悉无隐,不料贼势披猖一至于此也。

禀云:“窃某昨将武昌失守,水营移扎金口情形,驰禀宪鉴在案。乃是日酉刻王副将已到,惜未先期知会,即由西北攻入城池,杀贼甚多。及十九日某等闻信赶回接应,王副将又已败退,失而旋得,得而

复失，皆由军无统帅，水陆不相联络所致，亦天意也。

“某等船扎金口，查该处地势险要，必须陆军两岸扎驻，水师居中互应，乃足以守。胡藩司于二十一日移扎伺鸡山，常道、景协等所带城中溃逃兵勇约五六千，均以无饷而散。王协、恒扎二将带勇三千，虽以两旬无饷，尚未即散，惟锅帐炮械，一切俱无，亦仅苟延旦夕而已。某等水师之饷，于本日催到石牧银二千，提回新堤银二千，又足补发五日，而亦只此五日耳。某等连日与胡藩司、王协等竭虑筹商，别无妥策。胡藩司有地方之责，安危缓急，亦惟以功令自束，激励众心，有进无退耳。王协始有就饷荆州之议，经某等许为暂拨数千，留守金口对岸之大军山。

“某等水师，则惟视陆营为进退，始据各营有退扎岳州、就近资湖南接济整顿重来之请。某与彭守等思维再四，数百里地方让为贼有，不便一；我能往寇亦能往，不及整顿，贼已乘虚而入，不便二；虽云目前无厚饷，无劲旅，万一师船甫退，而已有解来之饷，续到之兵坐失机宜，不便三。议者曰：‘在金口勉强支持，而无能战之资，无可守之具，终至不守。及是时而我师覆，贼气扬，其势将扰及岳州，而其患必连于天下，不如退之便。’然天下事成败利钝，未可逆睹，转移运动，惟恃一心，古人鞠躬尽瘁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，比比而然。况世多以成败论英雄，将不以保全大局，而以为怯敌轻退，得以整顿犹可为，否则引狼入室，上干功令，下拂輿情，尤非某等所敢出也。顷与胡、王诸将会议，仍惟有固守金口，一面将万分危急情形，驰禀于我宪台之前。胡藩司已扎回金口，王协之勇，经某挪给银二百两，催令扎大军山下，暂作三面犄角之势。

“惟是剿贼之要，在有兵有饷，而尤在有战守之具，其运用则在乎统率之人，其稳固则恃乎接济之人。今则三空四尽，有非一言所能罄者，敢为我宪台缕细陈之：鄂省猝募之勇，见贼即逃，以致僨事，此其无饷而败不论已。胡藩司之勇三千，王协之勇三千，分之两岸则兵单，合之一处则不足杜贼之窜。驻守此间，一勇须当十勇之用，若贼踪纷至沓来，断难四应，此可虑一也。兵既无饷，日有悬釜之忧，若令

枵腹出战,必将反唇相稽(讥),况枵腹又能几时耶!水师月需三万,陆营不知多寡,大约相同,皆已停支半月矣。号令不行,军心不固,皆缘无饷之故,既无协济之文,又无借贷之处,猝闻贼警,溃走堪虞,迟之又久,必且脱巾鼓噪,其可虑二也。况守有守具,锅帐是也;战有战具,枪炮是也。今王协之兵既无锅帐可守,又无枪炮可战,此即有饷尚不足恃,况无饷乎!胡藩司军火尚齐,然孤营一旅,稍有疏失,难乎为继。远处不知,以为鄂渚有兵,而不知有兵无饷,不如无兵;有兵无械,与无兵等。贼情诡谲异常,我军动静虚实,概为所知,飘忽而来,不堪设想,其可虑三也。前者宪台亲统此军,并筹水陆相缓急之情形,得以增兵调饷,决计运谋,信赏必罚,而人皆用命。今水陆各分所部,无人总其责成,悬赏则无私橐,示罚则激乱端。某与胡藩司彭守等皆以受恩深重,誓同心协力,共济时艰,而有所布置,徒托空言,计议未定,又有变迁,势权既不归一,缓急岂能相应,其可虑四也。至鄂省溃逃兵勇数逾五千,约而计之,或有精锐千余,倘付之不问,则无饷,无战具,无统帅,兼而有之,势将逼而为贼,此则尤可虑者也。孤悬此军,兼有数虑,望援而援不至,指饷而饷不来,进固不能,退尤不可,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矣。

“况自逆匪乘虚上窜,而贼之情形又一变,整理战船,与我接战于江,较之去年民船,已有相敌之势,三路上犯,一可虑也。湖口、九江屡以小划扑我大船,其锋莫当,其来莫测,二可虑也。旗帜衣帽,不尽用黄,杂以青红各色,以新掳者蓄发,而老贼反剃发当前,使我莫识,是以混入为奸。每遇打仗,潜在后面,及我老营,摇旗放火,或假冒他兵,以袭我后,我兵屡以此惊疑败走,是奸细一人,可当强贼数百,三可虑也。今贼既得武昌,恐蹈去年之辙,必不乘胜直进,必益深沟高垒,使我不能飞越,守之既久,益坚而固。某尝谓我之败于贼者,以进速而退缓。贼如败必即远窜,整合大股,卷土重来;其胜则步步为营,先求稳着,故贼之守久而愈坚。我兵攻克既难,糜饷老师,为患愈烈,此贼之能守,而我即无可战也。贼得省城后,闻已飞报金陵,请以翼王来守武昌,而后上犯。贼来既多,必且分窜旁郡,闻德安既已失守,